



徐州文史資料

(徐州工商史料六輯)
第七輯



徐州文史资料

第七辑

(徐州工商史料专辑)

政协徐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中国民主建国会徐州市委员会 编
徐州市工商业联合会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徐州工商史料專輯

程若文

前 言

徐州市位于黄淮平原，地处南北襟要，史称军事重镇，且毗邻四省，沃野千里，农业生产屡见丰稔，曾有“一熟而数岁足”之称。

近代浦津、陇海两铁路交汇，又有运河横贯境内，交通发达，各方物产来此集散，已形成经济区域中心。

清季以来，提倡洋务，徐州工业一度萌兴，粮食、杂货、纱布、酒油等商业相继发展，但经军阀混战，灾祸迭起，尤以一九三一年水患深重，造成民生凋敝，各业萎缩，而后渐有苏复，至一九三八年五月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受到极大破坏。日伪当局大肆掠夺财富，严厉经济控制，在压榨剥削中国人民的基础上，也曾兴办扩展一些企业，客观上使工商业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抗战胜利到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以徐州为打内战的前哨阵地，军警宪特机关林立，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工业仍然落后，得不到发展，而因大军云集，消费增多，商业一度繁荣，尤以饭店、旅馆、浴池等服务行业畸形发展，呈现其典型的消费性。

徐州的经济在解放前各个时期虽有不同的增长，但始终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和摧残，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缓慢。

徐州解放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贯彻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取得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

的胜利，徐州工商业从此走上新的历史发展道路。

市民建、工商联两会自一九七九年恢复活动以来，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积极进行徐州文史资料的征集工作，发动两会成员编写了工商史料，除有多篇在《徐州文史资料》刊登外，现又协同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选辑二十四篇，出版《徐州工商史料专辑》。

这个专辑各篇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较多的反映了经营管理方面的经验。当然，在旧社会里，私营工商业的讲究产品质量，重视服务态度，都是为了自己赢利，这同今天我们提倡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有本质的不同；但某些好的经营传统和管理方法，仍然是值得借鉴的。让我们扬长避短，批判地继承下来，为办好社会主义企业作出新的贡献。

这次工商史料专辑的出版，尚为首次，缺点错误在所难免，请求各界人士予以补充和指正；并恳请继续供给更多的工商经济史料，共同为徐州近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创造条件，而有助于我市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这是我们最大的愿望！

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程秉文同志为本刊题辞，在此表示感谢。

常玉亮
一九八六年十月

目 录

- 徐州解放前的电力发展概况……………赵耀煌整理(1)
- 聚兴昌机器铁工厂的发展概况……………吴华章(11)
- 徐州的皮革工业……………赵耀煌整理(18)
- 徐州解放前的竹器业……………沈华甫整理(29)
- 上海国信纺织厂在徐州建立分厂的经过……………陈文思(35)
- 徐州解放前的酿酒及榨油业……………董玉岭整理(39)
- 徐州解放前的红炉业概况……………赵耀煌整理(48)
- 回顾咸利元肥皂厂的经营……………王朴山(57)
- 徐州良友牙刷厂……………季广林(62)
- 三聚鞋店……………王永钦 王永钧(68)
- 徐州著名商店——李同茂……………李家惠(72)
- 百年老店——广济堂药店发展概况
……………董玉岭 赵耀煌整理(80)
- 普育书局与五洲大药房……………胡骥如 李宝琛(90)
- 同盛永经营始末……………王子英 张瑞伯 张成存(96)
- 老同昌茶庄……………沈华甫整理(106)
- 万生园食品商店的概述……………武仁湘(113)
- 宴春园饭庄的始末……………胡德荣(118)
- 从馄饨挑到三珍斋……………程裕昌(124)
- 沧浪池在解放前的经营和发展……………王法明整理(132)

抗战以前徐州银钱业略述·····徐叔安 孔庆涛 王鸿林(142)	
徐州市银行概况·····蔡笑萍(151)	
解放前徐州中央银行和全市金融业概况·····耿继信(164)	
徐州商会组织简史·····陈仲言(176)	
徐州沦陷时期的商会·····邢鉴泉(189)	

徐州解放前的电力发展概况

赵耀煌 整理

徐州电力事业始于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张勋开办的电灯厂，仅供晚间照明之用。一九三八年日军侵占徐州，电灯厂一度遭受破坏，后经修复发电。一九四一年贾汪电厂建立，向徐州输电，徐州始以电力供工业生产之用。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军政人员接收电厂，曾增设一部发电设备，至解放后始进行发电。现将解放前徐州电力发展经过分述于后。

张勋创办电灯厂

民国初年，军阀张勋任“长江巡阅使”，因迫于革命军的压力，自江南退却，长期盘踞在徐州。那时徐州照明用具，主要是带玻璃罩的煤油灯，张勋常嫌其亮度不够。他的随从有人便向他建议说：“大帅威震江淮，难道不能自办一个电灯厂吗。”张勋听后很为重视，于是在一九一四年派人到上海瑞士华佳洋行买到一部50匹马力的直流发电机，并配置了蒸汽引擎和锅炉，运徐安装。

当年张勋驻军南京的时候，他为了修枪械装炮台，曾向扬州驻军所办的扬州机器厂（枪械修理）借来大约二十名机械人员。后来张勋北撤徐州，这批机械人员也就带到徐州来了。包东升是这批机械人员的负责人，人们称他为：“包总

办”。张勋便用这批人来安装电灯厂的设备。另外参加安装工作的，还有原来跟随张勋的尹总办一尹华栋（山东昌邑县人），以及后来包东升在南京找来的蔡总办一蔡容峰。至于厂房则包给本地茅村人岳大话、范广忠、赵振有三人负责建造。

电灯厂掌握发电设备的操作和线路安装的技术工人，最初也曾打算找一两个“洋匠”来负责，但是张勋的随从向张勋说洋人不好惹，于是才改由蔡容峰协同从上海找来对线路安装和机械都很熟悉的工人黄美茂和徐仁根负责。

黄美茂，上海浦东人，原在上海闸北水电厂工作，其父也是该厂的老技术工人，所以黄美茂能有机会学到线路安装的技术和发电操作知识。

徐仁根，宁波镇海人，自幼在上海学机械技术，对机械制造很内行，对电气设备也能修理。

当张勋的随从找黄、徐二人的时候，他们考虑到，当时军阀混战，徐州又是军事重镇，到了徐州一遇战争说不定性命难保，所以都拒绝来徐。但张勋的那伙随从，却要尽哄骗威逼手段，所以黄美茂和徐仁根被迫来到徐州。

经包东升、尹华栋、蔡容丰、黄美茂、徐仁根等人近一年的努力，解决了在运输途中遭到的各种困难，又解决了缺乏起重设备和工具不足困难，终于发电成功了，所以从一九一四年起，电灯在徐州出现了。

黄美茂和徐仁根到徐州后，为了开展工作，又陆续在上海找来一些技术工人，后来黄、徐也进行分工，黄负责外线工作，徐任厂内老柜一就是发电车间的工长。

张勋新办的这个电灯厂，厂址在今延平路西头与永康路

交叉的地方，也就是现今徐州供电管理所所址。那里本是清朝时候的一个驿站，人们称之为“马号”。民国初年张勋先是把它作为一个养马场，后来便在那里办起电灯厂。当时大门向西，在现在电南粮店那个地方。

张勋办这个电灯厂，完全为其自用，一般老百姓只能望望而已。他给电灯厂起名为“长江巡阅使公署电灯官厂”。

当时为张勋办电灯厂的行政负责人是万彝存，另外负责一般事务工作的是李玉庭。万彝存是张勋的姻兄，天津人。李玉庭是张勋的副官，每当张勋出巡时，常为张勋捧令箭开道。他们二人都与张勋有特殊关系，所以张勋任用他二人照管电灯厂。初办时所需电线杆子，就是李玉庭到长沙采购来数千根湘条应用的。万李二人管理电灯厂，一直到三十年代晚期的抗日战争之初。

官厂改商办

一九一七年的夏天，张勋把他那伙辫子兵带到北京，将已废的宣统皇帝溥仪“拥戴”出来再当皇帝，但这一复辟丑剧前后不过十多天，就因全国反对被冲击垮台了。张勋失败后，徐州这个“电灯官厂”只好由万彝存和李玉庭勉力维持，但经过一段时间万和李实在感到没有后台，难以支持，不得不于一九一九年商请地方上一些头面人物投资合办，以图生存，这一来把“官厂”改为商办了。电灯厂的新招牌是：“耀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由万彝存任厂长。既是商办，所以就开始供应民用电，不过仍是晚上发电，供照明之用，至此电灯厂遂成为徐州城一个公用事业。

因为对市民供电，业务得到发展，遂于一九二一年增设

两台250千瓦蒸气透平发电机组，这台机组是美商脱瑞公司产品。一九二三年为了满足需求，又增一套36千瓦的煤气发电机组。此煤气机为英国制造，发电机为瑞士B.B.C.厂制造。该机组系委托浙江财团在上海开设的新通工程公司代购，并由新通工程公司派人来协助安装。虽然前后增添了这三套机组，但仍是晚上供电，供电范围只不过是徐州城区的少部份。

三十年代晚期，赵攸之、范石甫参加了耀华公司工作。他们都是具有相当的管理才能，对企业组织的健全和业务的发展起过一定的作用，因此自三十年代起便分由赵攸之任业务主任，范石甫任会计主任。

大同街上亮起了霓虹灯

大同街当年叫察院街，自二十年代初期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繁华的街市。一些大商号竞相安装霓虹灯，用以装点门面，招揽生意。每当夜幕降临，霓虹灯便把整个大同街照耀得五光十色，因而有“小上海”之称。据说第一个装上霓虹灯的是天福百货店，时间在一九三五年。紧跟着天成百货公司、裕泰祥百货店、华丰泰百货店，中国国货公司等也纷纷装起了霓虹灯，而且花样一个比一个新颖。

惨遭日军轰炸和侵占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在芦沟桥发动侵华战争，继而向我华中、华南大举进攻。翌年五月十三日，日军为了侵占徐州城，一天内曾两度轰炸城区。电灯厂前后两次被炸，露天煤场、锅炉房、办公处所，有的被炸塌、有的被

烧毁。发电机组已不能发电了，入夜全城漆黑一片。轰炸中，工人许希贤未及躲避而被炸死，尸体横卧在一片瓦砾之中，惨不忍睹。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八日，徐州不幸沦陷，电灯厂遂被日军强占。最先侵入电灯厂的是日军的长谷川部队，他们从天津、东北各地弄来材料，强逼中国人修复发电，不久日伪组成“华北电业股份有限公司”，一九四〇年便将电灯厂交由该公司接管，改名为“华北电业徐州支店。”

在徐州沦陷后，张勋的心腹万彝存不知去向，后来范石甫亦离去，所以剩下的高级职员只有赵攸之一人。当日军派来的经理今井清辅到厂后，他怕遭不测，一面对自己“森严保卫”，一面又玩弄以“华人治华”的手段，强迫赵攸之任副经理，其他工作人员，则依次分为职员、准职员、雇员、佣员，工役供其驱使。

兴建贾汪电厂并输电供应徐州

日军为了掠夺我贾汪地区的煤炭资源，于一九四〇年筹建贾汪电厂，一九四一年建成，发电装机容量1,250千瓦，电机是德国产品，以蒸汽透平机作动力，日夜发电以利其掠夺开采。当年日军给这个电厂定名为“柳泉发电站”，到抗战胜利被我国接收，才改名为贾汪电厂。

一九四一年贾汪电厂发电不久，徐州最早设置的50匹马力发电机损旧报废，剩下的两台250千瓦汽轮发电机和一台336千瓦煤气发电机所发电力因满足不了需要，便将贾汪电厂的电力升压到22,000伏，输送到徐州，沿途共用516组电线杆，到徐州降压为3,300—220/380伏使用。因为贾汪电厂

是日夜发电，所以这时徐州城白天也有电了。这不但是徐州白天供电的开始，也是徐州供电网的起步。

开始供工业用电

过去徐州义聚昌铁工厂，所使用之车床、钻床等，最初是用人力摇动，后又改为畜力驱动，再后改为柴油机驱动。虽逐步有所改进，但总是效率不高。一九三七年夏，厂主李荣波利用电灯厂与义聚昌有业务往来的关系，征得电灯厂的同意，试装了一个小马达，还未正式使用，“芦沟桥事变”爆发了，跟着就是日军从南北两线侵夺徐州，在这样的局势下，李荣波要用电力驱动的计划当然不能实现。

当年的徐仁根，他虽然在电灯厂任工长，但总想出来自立门面，终于在一九二三年离开了电灯厂，在大马路的最西段路南开设了一个慎昌五金机器厂，业务在平淡中略有发展。但抗战爆发后与义聚昌情况一样，同遭厄运而关门了。到一九三九年因战事西移，徐州相对稳定，所以在一九三九年——一九四〇年间义聚昌和慎昌都相继复业。慎昌已由原址迁到文亭街。

一九四一年日军在贾汪兴建的电厂建成，日夜输电到徐州城，电力比较充足了。义聚昌和慎昌均因与电灯厂有旧关系，所以都装上马达作为动力。这是徐州对工业供电的开始。

国民党军政人员接管的混乱局面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胜利了，首先到徐州来搞接收工作的头目是蒋军第十战区临泉指挥所的陈大庆，陈派邹秉庆

接管电灯厂。为时不过一个多月，又转交当年国民党徐州党政接收委员会接管。过了不过四个月，也就是一九四六年的二月改由国民党政府经济部苏浙皖区接收委员会驻徐办事处接管，这时派到厂里来的实际接管人员为谢向之、诸燮亮、杨绍卿等人。到一九四七年冬初，又由国民党的中央信托局苏浙皖区敌产清理处派驻徐州专员办事处接管。大约又过了半年，也就是一九四八年的四、五月份，又转交国民党的资源委员会接管，这时资源委员会派来的厂长是丁原郝。

上述这些走马灯式的接管，不但没有什么建设，而且每经一次接管，等于遭受一次洗劫，有些器材和家具什物，都被大大小小的接收人员窃取去了，所以人们说他们的接收实际是“劫收”。

国民党政府也曾扬言对徐州电力搞一点建设。但实际是他们发动内战后，在战场上节节失利。当一九四八年夏，眼看着徐州城将成为孤城一座，顾虑到靠贾汪电厂供电决非良策，于是命令资源委员会迅即扩充设备。资源委员会在慌乱中，向当年联合国所设救济总署弄到一套1,000瓩柴油发电机组，成立了一个新工处，确定在原电灯厂内安装这套“救济”设备，其实是一堆破烂货。它原是美军一艘军舰上的“超龄”机组，后经鉴定发电容量不过800瓩。

由于一九四八年的军事形势，徐州蒋军感到极为不利，所以，为保证军用，下令把供电分为四类：第一类为飞机场、铁路车站、自来水和医院，这一类供电是必须确保的。第二类是公共场所，第三类是工厂，第四类才轮到民用。所以，国民党政府就算搞了一点建设，那也是为其军需用。

贾汪煤矿的自备电力

贾汪煤矿为上海民族资本家刘鸿生邀请阎惠予(镇江人)等集资,于二十年代晚期开办的,当年叫华东煤矿公司。一九三五年装有两套250瓩英国制蒸汽引擎发电机组,供其自用。日军侵入徐州后,将该矿强占,改名柳泉炭矿,并增设了一套瑞士B.B.C.牌1,500瓩汽轮发电机组。这台机组是由天津拆迁来的,因过于陈旧,实际发电容量仅800瓩。日军为了满足其掠夺野心,在一九四四年又弄来两套旧的600瓩汽轮发电机组,但实际只装一套,尚未来得及发电,日军便投降了。

日军投降后,华东煤矿公司物归原主。刘鸿生嘱其子刘念智照管该矿。刘念智为了增进采掘能力,于一九四七年向联合国救济总署要来一套美制1,000瓩汽轮发电机组,安装使用。这时有经验的长沙人黄竹筠到矿任机电科长兼工程师。

解放时的护厂斗争

前面曾述国民党政府最后一个接收电厂的机构,是当时的资源委员会,派来的厂长是丁原郝。当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淮海战役蒋军各个兵团被一一击溃时,丁原郝看形势不利,便“逃之夭夭”,把电厂交与原副厂长冯克操临时负责。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冯克操在发电厂院内的空场上召开全厂大会,宣布:“奉命撤离,将去南京,各位愿去的都一道同去,可以安排工作。实在不能走的,就暂时回家

躲避一下。”但全场沉寂，谁也没有应声。过了好一会，新工处助理工程师张士麒说：“我们都是小职工，到了南京谁会替我们安排工作？躲避一下，又到哪里去躲避，看情况我们只好留在厂里，把厂保护好，我们才有生活出路。”冯克操看着如此形势，知道不好收拾，便独自离场了，躲在办公楼上，在解放军接管电厂数天后，在“留者欢迎去者不强留”的政策下离去的。

混乱中，全厂没有一个领头的人。于是，大家便组织护厂委员会，推举张士麒为主任。委员有王家骥、王敬言、宋文泉、毕振远、魏茂槐、黄士光等人。按照护厂委员会的计划，把厂对外的一切通道都堵上，并将留厂人员组成护厂队，分作两组日夜巡逻。当时气氛是紧张的，时时都有一些蒋军的散兵游勇窥探着厂内，意欲进行抢劫，但因护卫森严，不敢下手。

十一月二十九日上午，有一伙散乱的蒋军官兵，冲到厂门前要汽车、粮食和其他物资，气焰嚣张，强要破门进厂，护厂队坚决抵制，并与之说理周旋，前后相持达三小时之久。其实这伙蒋军官兵，当时已是惊弓之鸟，见强索不成，也就四散逃走了。

十二月一日，徐州城解放，徐州电厂的护厂委员会，完成了护卫任务，使厂里未遭丝毫损失。

解放军刚一进城，警备司令员袁也烈极为关注电厂情况，几天后军管会成立，便派工矿部长方刚到电厂坐镇指挥，将抢修贾徐间输电线路列为重点工作，指导护厂委员会把所有熟练的外线工人五、六十人组织起来，成立抢修队，由护厂委员会带领，赴沿线检查，搜集散失电线，补竖电线杆，

经五天五夜的战斗，终于把线路接通了，使徐州电力得到正常供应。与此同时，将徐州电厂电源专送到被蒋军炸毁了的茅村大桥，使大桥抢修工作顺利进行。因大桥迅速修复，铁路南北畅通，有力地支援了解放军南下。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前后，各项抢修工作完成，护厂委员会完成了他的任务。十七日军管会命令护厂委员会撤销，由工矿部长方刚兼任厂长，由张士麒主持工作，从此电厂进入了它的新时代。

此稿承蒙黄竹筠、王广居、张士麒、殷志强、姜玉庚、赵天健、黄士光、沈玉书、余芝华等同志提供资料，特此感谢！